

刘墉 著

寻找一个有苦难的天堂

我们丰富地过一生，
不是因为太大的享乐，
而是由于有许多苦难。
这些苦难在我们的挣扎下，
都过去了，
且从记忆中升华，
成为一种泰然。



版权合同登记号:桂图登字 20—97—013 号

原出版者:台湾水云斋文化事业有限公司

版权代理:广西万达版权代理公司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寻找一个有苦难的天堂

刘 涌 著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—1 号)

邮政编码:541002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

柳州市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6.5 插页 2 字数 115,000

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6 次印刷

印 数:77001—87000 册

ISBN 7—5407—2169—3/I·1334

定价:7.5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

546746

◎ 刘墉 著

寻找一个有苦难的天堂

漓江出版社

我们丰富地过一生，
不是因为太大的享乐，
而是由于有许多苦难。
这些苦难在我们的挣扎下，都过去了。
且从记忆中升华，
成为一种泰然。

● 自序 ●

回味起来，

即使是童年被打进医院的耳光，都很美。

它使我把一盏灯，看成一片灯海。

寻找一个有苦难的天堂

“地狱，何必等死了之后？我今生就看到了地狱。”一位因为非洲国家内乱而撤馆的外交官对我说，“满地的尸体，腐烂、发臭，没有人收；上游泡着尸首，下游就一群难民舀水喝，喝了、病了，又死在河里。不敢喝水的人，就喝稀泥，喝了也是死。”他深深叹口气：“你没亲眼见到，一定不能相信，那真是人间的地狱。”又摇摇头，泛着泪光：“可是就有人不愿上天堂，宁愿留在地狱。”

“谁？”我问。

“我的非洲女仆。我说可以带她到美国，她起先很兴奋，但是接着问能不能带孩子。她有五个孩子。我说按规定，不能带，带她已经不错了。她居然想都不想，就说她不要走。我说：‘你自己知道，我们撤馆之后，你活不了多久，为什么不走？’她不听，说孩子不走，她就不走。”又叹口气：“我真不懂！我真不懂！”

“有什么不懂呢？”我淡淡地说，“如果今天有一架飞碟停在你院子里，下来一个外星人，对你说：‘来！跟我走，你就可以活一千年，天天过好日子，无忧又无虑，只是你不能带你的家人。’请问，你去不去。”

“不去。”他很肯定。

“那几乎可以算是天堂哟！”我逗他，“有四季不凋之花，终年芳香之果，还有千年的寿命。”

“我还是不去。丢下太太、孩子，永生又有什么意思？”

“这就对了。你不是也一样，没有选择天堂，而留在这个叫你烦心的人间吗？你不是才跟老婆吵过架，又才骂过儿子，说要把他赶出去吗？你为什么还选择留下来？”

人过中年，就会想到死，想到死了之后会去哪里，也常读这方面的书。有的书上说，死只是一道栅栏，你从这边走向那边，先看到一片青青的草地，再看到城市，好多人在盖房子，大家都工作，你也得工作，跟今生没什么不同。

也有书上说，死了就是不再有形体，你飘游在万古时空之中，不再有喜、不再有悲，那是永远永远的快乐。

还有书上写，你可得小心死，当你死了，悬在空中，会看到各种不同的景象，听到各种召唤，你要好好选择，否则就堕入了“畜生道”。

当然对于死后的天堂、极乐、净土、彼岸、地狱、中阴与来生，更有各种说法。似乎大多数人都向往那永生喜乐无比的天堂。我以前也一样，只是最近我常想，什么叫作永永远远的快乐呢？如果永远快乐，没有忧愁，又怎么觉得快乐？

宗教界的朋友听我说，总会骂我灵性不够、悟道不足。可是他们也无法告诉我，什么是永永远远的快乐。如果快乐的今天之后还是快乐，快乐得没有尽头，又有什么

“永生的意义”。

我承认自己确实悟道不足。譬如我就不能了解弘一大师，最起码我不谅解弘一出家后，当他的妻子千里迢迢地去找他，他为什么不见？

如果是我，我会见。

对！见了之后，可能就丢不开情爱、舍不下情缘，而不能再退隐清修，但是如同那非洲的女仆，我也不能搁下我的爱、我的家。

十多年来，我总是四海漂泊，每次离开家，看女儿哭成个泪人，我也都哭，常一路擦着眼泪，去机场。

我常想，像我这样总是别离的人，为了减少对自己的伤害，最好把情放淡一些，如果不爱，就不会伤心。

但是我也想，不爱、不伤心了，人生还有什么意思？

如果我们不再爱父母，当然可以不再为他们的年老凋零而感叹；如果我们不再爱伴侣，当然不会为他们的背叛而发狂；如果我们不再爱生命，当然不会留恋今生。如果我们把今生过得生不如死，当然不会畏惧死亡。

上天创造我们，只为要我们日夜颂赞它吗？我们把它看得太差了！它无所不能，要整个宇宙颂赞它都成。它会那么爱被奉承吗？如果你是父母亲，你生孩子，只是为了要他天天颂赞你吗？

我认为上天创造我们，是要我们再去创造，并且享受

它所创造的世界。我们感谢它、颂赞它最好的方法，就是“载欣载奔地投入这个世界，快快乐乐过一生”。

当然有快乐，就有忧愁。如同有相聚就有别离、有允诺就有负担。但这忧愁、别离和负担，正带来快乐、相聚与圆满。

我也常想，幸亏人会死。

畏惧死，才有宗教；知道死，才会尊重生命，珍视生命才会把握光阴；把握光阴，才能有更大的成就。

如果没有死，明天后面还有明天，就什么事都不急了；如果没有死，旧的不去，新生就没什么喜悦了；如果没有别离，相聚的时光就不再可贵了。

我甚至感谢自己的漂泊与别离，觉得它们丰富了我的人生，也维系了我的情感。总有失的伤痛，也总有重逢的欣喜。

我很欣赏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里，夏绿蒂说的：“家庭生活虽然绝不是天国，但总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快乐泉源。”

我也欣赏张爱玲说的：

“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，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，是一种参差的对照。”

从小到大，我确实经历了许多华丽与哀愁。

最近有一天，我提到自己九岁丧父，我那八十九岁的

老母突然纠正我：“其实细算算，你是八岁死了爸爸。”

我说：“为什么过去四十年，我说九岁丧父，你都不纠正，一直等到今天？”

她说：“以前你已经够可怜了，我干么还告诉你早一年，让你更伤心。至于现在，你如意了，说说也无妨。”

我的女儿马上就八岁了，我常看着她想：“天哪！八岁，多小！我居然能记得那么多父亲的画面。”又有些惊心地说：“我可得好好保重，别让我的孩子那么悲凉。”

许多老同学，或意外、或生病，已经离开了人世。最近一个远房亲戚的女儿，正值青春好年华，却突然得了红斑狼疮症，住进医院一个多月，还未能清醒。

每次听到这样的不幸，都很心悸。怕自己也有同样的遭遇。但是人生在世，谁能预测未来呢？

我常自忖，我这么注意身体，如果也像父亲，天不假年，我是要气愤地说“我这样小心，还得了绝症，老天真没有眼睛”，还是该心平气和地想，“我这么小心，还得了绝症，也就没话说了”？

过去我总认为历史是最真实的，现在才知道，连当世的人，都不清楚的事，历史又怎么可能真实？过去我也崇拜李白、杜甫、王维、苏轼，这许多名士，现在才发现他们如果不是出生在个读书的家庭，当了官、掌了权、出了名，就算有天大的才气，只怕也庸碌一生。人生的遭遇，本来就公平。

过去我总说：“好心有好报。”劝人行善，“图个善报”。现在我改了，说：“为什么要图报？善事本来就该做。如果有个孩子跑在你前面，摔倒了，你把他扶起来。你会因为心想‘善有善报、为善最乐’而去做，还是当然该做？”

既然人生的遭遇、历史的定位和世俗的毁誉，都无足计，这世间的许多“法”，也就只是个框框。真正的“法”应该在心里。

如果我做什么事，都能不负我心，就算有了坏的遭遇，又有什么可在乎。如同我注意身体，还得病，也便没有遗憾。

这就是我的人生观——

“不负我心，不负我生。”

我的女儿常看“一休和尚”的卡通影片。大家也似乎都知道一休是个非常机智的小和尚。

其实一休成年之后，是很受争议的人。他的禅诗非常狂放而艳丽，尤其他所说的“佛界易入，魔界难入”，更被许多人批评。我常深思他的这两句话，终于了解没有“魔界”就难有“佛界”，佛界往往要透过对魔界的突破与顿悟，才能进入。如同有苦难才有快乐，有战争才有和平。

我很欣赏川端康成评论一休和尚所说的：

“他向当时的宗教形式反抗，欲使因战争崩溃的人心，重新确立存在的意义，并使木然的生命得以复活。”

想起《浮士德与魔鬼》中的那句：“我有入世的胆量，下界的苦难，我要一概承担。”

这不正是经过“魔界”，而得到“佛”的境界吗？

将近五十年了，超乎大家想像的，我经历了许多心灵的苦难。在这可悲中如果说还有些可喜的话，应该是我很少怨，觉得事情过了之后，回味起来，即使是童年，被打进医院的耳光，都很美。

它使我把一盏灯看成一片灯海。

记得最近我到马来西亚讲，旅途最劳顿的时候，主办单位的一位朋友问我：“您后不后悔？”我当时一怔，说：“有什么好后悔？是我自己要来的。对！我是可以待在纽约，享受最美的春天，但那种幸福让我不安，我难道就要这样没有变化地幸福下去吗？”我回问她：“你悔不悔？来这一生，这苦难的一生？”

我们怎么知道过了一生？

因为我们记得小学时挨的板子、中学时差点淹死、大学时差点病死、失恋时差点跳楼、工作时差点气死……

我们丰富地过一生，不是因为太大的享乐，而是由于有许多苦难，这些苦难在我们的挣扎下，都过去了，且从记忆中升华，成为一种“泰然”。

我很平凡，悟道不足、灵性极差。

我居然想，如果有天堂，我宁愿寻找一个——
有苦难的天堂！

目 录

●自序

- 寻找一个有苦难的天堂 (3)

●寻找童年

- 弯腰跳的华尔兹 (17)
疼疼我们的孩子吧! (23)
找一个没有白马的王子 (29)
各人养的各人爱 (37)
谁说女儿是人家的? (45)

●寻找爱情

- 当你心碎的时候 (57)
美女爱野兽 (65)
筷子拿得远的人 (73)
当生米煮成熟饭 (79)
因为她是我的老妻 (85)

●寻找婚姻

- 从新婚之夜开始 (93)
- 总是个欢喜冤家 (103)
- 难道只是一种心情 (111)
- 当夫妻不再同床 (119)
- 是谁为他穿上最后那件唐衫 (125)

●寻找黄昏

- 坚持地活下去 (135)
- 一家人的娘 (141)
- 可爱的人“端” (147)

●寻找人生

- 挥别臭皮囊 (155)
- 不怨不悔不回头 (161)
- 再给他一个明天 (167)
- 最真实的快乐 (175)
- 漂泊者的故乡 (181)
- 人生何处有闲情 (189)

●后记

- 认认真真过一生 (197)

●附录

- 刘墉的著作 (202)

人的情感有与生俱来的，也有后天习得的。

我是独子，不知道兄弟姐妹的感情，也从小被教育得有些重男轻女。直到女儿诞生、岳父母来住，从儿子、女儿和“婆家”、“娘家”的相处中，才感受到了什么是“手足”、什么是“女儿”。

我常感叹在成长的过程中，没有手足为伴；也常羡慕女儿，有那么一个疼她的大哥哥。

我不再重男轻女，不但常强调“婆家、娘家都是父母”，甚至对女儿说：“将来爸爸妈妈也像公公婆婆一样，跟你住好不好？”

中年得女的情怀，毕竟与青年得子不同。我常暗暗算，当我女儿到我这个年龄时，我已经将近九十。我从不认为自己能长寿，于是有“孩子是为孩子自己，以及为这个世界生的”感觉，进一步觉得“别人的孩子也可以是自己的孩子”。

我爱这世上的每个孩子，包括那些没出生的孩子。今年我立定心愿，要捐一笔钱帮助未婚妈妈，让她们肚子里的生命能活下来。

我知道自己登不上火星，我要这些孩子为我登上火星。

在这种情怀下，我写了以下五篇以“选择孩子”为主题的文章。